



最新阅读丛书

最精彩的时代 最真实的晋朝

一部讲述两晋时代英雄名士的历史大书，一部真正复活历史人物的两晋历史普及读本，多角度深层次地解说两晋时代的谜案、奇人、奇事！这个最具文化风骨的时代，残酷与血腥，痛苦与消遣，时刻都在演绎。

昊天牧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晋朝那些事儿

【刘裕纂晋卷】

陆



全新历史写作，流行文化读本
全程讲述两晋时代帝王将相英雄名士的穷通成败



晋朝 那事儿 陆

昊天牧云●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刘裕篡晋卷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晋朝那些事儿. 陆, 刘裕纂晋卷 / 昊天牧云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008-6765-4

I. ①晋… II. ①昊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晋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37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75107号

晋朝那些事儿. 陆 刘裕纂晋卷

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李 倩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236千字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8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

第一章	慕容垂的重大失误	001
第二章	你未唱罢我登场	042
第三章	桓玄称帝	087
第四章	各玩各的变态	131
第五章	刘裕的新时代	170
第六章	乱终乱始	212



第一章 慕容垂的重大失误



裂痕

苻坚死后，苻丕继续在困难重重中高举大秦那面旗。

苻丕在邺城坚持了这么久，受到两个集团的夹攻，已经累得要命，觉得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了，就决定放弃邺城，向长安靠拢。到了潞川，秦国的骠骑将军张蚝和王腾出来接应，把他接到晋阳。这时他才知道，长安比他的邺城沦陷得还要早，而且他的老爸也已完蛋。

没有办法，他只得宣布继承他老爸的遗志，登上帝位，成了皇帝，改元大安，任命了一大批官员。前秦的首都就这样从长安变成了晋阳。

苻丕当皇帝的时候，气氛虽然很悲壮，但当他把这个“秦”字旗号再次举起的时候，他老爸手下那些没有死掉的牛人们又都精神了起来，从四面八方前来投奔他。这些人中就包括窦冲和杨定等人。而且窦冲现在据守兹川，手下还有几万兵力。这些人都是苻坚的铁杆死党，对姚萇恨得要命，天天派人过来请苻丕出兵，与他们一起来个前后夹击，搞定姚萇，先报了大仇再说。

可现在苻丕觉得太累，而且手中也没多大力量，哪敢跑去跟姚萔对抗？

现在中原一带全乱了套，手中只要有点实力的全成了活跃分子，有点实力又有点野心的，就都大喊大叫着出来混。

慕容垂带着他的那些儿子们，不断横扫那些零星的小集团，这时规模也大了起来。他老早就当了老大，可两年来，却连个首都都没有，比白板皇帝还难看。因此，他决定把首都定在中山，否则，天天跑来跑去的，也实在太没有面子了。没过几天，慕容垂就把自己任命为大燕帝国的皇帝了。

转眼到了新年。

反正很久以来，大家都在大乱中过年，因此，这个新年也没有什么新气象。

不过，对于拓跋珪而言，这个新年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你还记得拓跋珪吧？十年前，代国在内外交困中灭亡时，他被他老妈带着逃了出来。

这时，代国的几个部落老大们看到中原乱成了这个样子，一致认为他们崛起的机会又来了，就一致决议，让拓跋珪出来当他们的老大。

于是，太元十一年（386年）的正月初六，拓跋珪在牛川的索头部落大会上，宣布自己当代王，改年号为登国。

这年，他十六岁。

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牛人登场。当然，他登场的时候，并不怎么闪亮。此时，北方称老大的就有六个之多，其他大大小小的麻烦分子就数不清了。

这些牛人们在大乱中登场，个个感到刺激，但个个又觉得很郁闷，只怕有什么差错，自己马上就会完蛋。

现在最郁闷的就是慕容冲。

慕容冲不但长得帅，做人还很有个性。据说，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养有



一群美女。每个美女手里都有一包灰，只要一打仗，这些美女大喊一声，手中的灰就会抛出来，制造一场人工沙尘暴，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碰上了妖怪，被吓得不敢打下去。以前苻晖就吃了这个大亏。

可是这种貌似缺德而没有很大实用价值的招数，在战场上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慕容冲出来混之后，打得最多的仗就是败仗，如果天下不是这个形势，外加那几个偶然因素，他早就被打死了。

他到长安后，觉得又回到了花花世界，就想留在这个地方。哪知，手下的鲜卑子弟兵们跟他拼命打仗，目的就是打回老家去，根本不想留在长安，因此对他的做法感到气愤。

他手下的韩延看到这个情况，觉得自己出风头的日子到了，马上号召大家搞定慕容冲。大家都举双手赞同，一起跑过去，把慕容冲的头砍了下来，让段随当了老大，年号改为昌平。

现在北方就像个竞争激烈的自由市场，宣布独立的政权一天出现几个。

不过，真正疯狂、叫喊的声音比较大的只有那么几个：

后燕的慕容垂；

西燕的段随；

后秦的姚萇；

前秦的苻丕；

后来史上称为北魏的拓跋珪；

翟斌的残余力量翟辽；

.....

这些人把局面越搅越乱，只要身上有力气便四处出击，管他是谁，都先打一仗再说，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蠢材，战争的规模不大，但次数频繁，闹得战火连天，却没有半点精彩可言。

这样的局面，对于江南的晋朝而言，实在是个大好的机会。

晋国这些年来，境内局势相对平稳，官员正常腐败，民众继续劳动，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。虽然经过淝水之战，但这场战争时间短，消耗还不

算很大，这时正好趁着北方大乱猛插一脚，把局面收拾一下，完成统一大业。

而且，集团中也有谢玄、刘牢之、朱序这些可以猛打猛杀的牛人。这时，谢玄也看到了时机，老早就命朱序驻防梁国，自己进驻彭城，联络黄河以北的那些独立势力，准备拿下洛阳。

哪知，中央高层的几个人却认为，官兵出征的时间太长，老让他们在前线受苦受累，太对不起他们了，还是撤回来吧。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？

谢玄打仗虽然很牛，但性格并不牛，接到命令后，还没有答复，前段时间在危急中归顺晋国的翟辽又宣布与晋国脱钩，单干起来。谢玄就把这个责任扛了起来，写了个报告，请求中央处分他，对他撤职查办。

这时，中央的首席大臣就是司马道子，他虽然对谢家不爽，可也找不到谢家的其他毛病，何况谢安已死，没有人再对他有什么威胁了，如果因此就对淝水之战的大功臣进行行政处分，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。司马曜就下诏，让谢玄仍回淮阴，所有官职一律保留。

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看到谢玄的性格这么好，都高兴得哈哈笑。

这两个家伙是兄弟，以前一个是皇帝，另一个是录尚书事，手中的公章是全国最大的，可却都活在谢安的阴影中，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好不容易等到谢太保自然死亡，其他谢家的人也不出来叫板，其他的家族也都缩回了头，两人出来一看，大权实实在在地掌握在他们兄弟的手中了。

两人很兴奋。

他们这时不兴奋，估计这辈子就不会兴奋了。

他们放开思想，对大晋的前前后后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回顾，惊奇地发现，大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死后，历代老大都是挂名的，所有的拍板权都握在别人的手中——司马衷固然不算——你就是把权给他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权力。就是南渡之后，虽然个个皇帝脑袋正常，但除了肉体享受皇帝待遇之外，其他权力全由外姓人掌管，直到现在，这个权力大棒才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。

这哥儿俩对权力的回归感到很兴奋，但也是两个没有远大理想的



蠢材。

两个人觉得现在他们可以不用再看权臣们的脸色了，可以放心地享受幸福生活了。

两人天天在一起喝酒，天天在一起疯狂，心里哪有一点统一天下的念头？他们现在唯一想的，就是别人不找他们的麻烦，让他们安心喝酒、放心泡妞就行了。

司马曜还是个坚定的佛教徒。他重用大量信佛人士，以致身边的人除了几个亲戚之外，全是和尚和尼姑，弄得宫中几乎都是光头一族。这些人几乎全是人渣。因为这些人看准了他的弱点，腐败活动完全公开化。只要你给钱，他们就给你官；但只要你不理他们，他们就把你放进监狱，让你知道这个天下是谁说了算——弄得监狱人满为患、拥挤不堪。

几个大臣看不下去，上了几道奏章，请司马曜不要把佛教看得这么重。人有点信仰是没有错的，但不能把这个虚无的佛看得这么重，连和尚尼姑都能成为当权派，这对国家没一点好处啊。

可司马曜不听。

他把精力大都投放在这些事上，国家的大权就只能交给他的兄弟司马道子了。

如果司马道子是个人才，这也没什么。偏偏他并不比他的哥哥有水平，而且脑子里全是自私自利的思想，拿到大权之后就滥用起来，一点没有节制。

有一天，司马曜的脑袋突然有点清醒起来，盘点了一下，这才惊奇地发现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好像全是司马道子的人啊。兄弟啊，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不光是你的哥哥，还是你的领导，是皇帝啊！

他心里有了这个想法，就开始对老弟不爽起来。

可司马道子并不知道老哥已经对他不爽了，仍然牛气冲天。

你还记得那个王国宝吧？

对，就是那个王国宝，谢安最鄙视的那个女婿。

他在岳父那里讨不到好处，就跳槽到司马道子这里来。他别的水平没

有多少，但溜须拍马的功夫却很到位。他的这个特长在司马道子那里很快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没几天工夫，就成了司马道子身边的得力干将。

在王国宝的眼里，只有他的老板司马道子。他这时只是全心全意地为司马道子服务，完全忽略了皇帝的存在，更忽略了司马曜现在看司马道子的眼神。

王国宝为了让司马道子更加牛，就到处跑腿，四处串通，请大家联名上奏，强烈请求皇帝封司马道子为丞相、扬州牧，假黄钺，加殊礼。

这个待遇如果再进一步，就是曹操的待遇了。

如果是几年以前，司马曜看到这个请示，想也不想，就大笔一挥，写上同意！都是自家兄弟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可现在他还同意吗？一看这个请示，不由大怒，这家伙真是贪得无厌！难怪连谢安都躲开他。这么步步逼近，这个行为就是彻头彻尾的夺权。

他大怒起来，把这个奏章丢到一边。

司马曜这时身边也有几个亲信，一个叫范宁，另一个叫徐邈。这两个人的人品倒不错，都是直肠子的人，多次提醒司马曜这样下去有点不好。

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，但范宁看王国宝一点也不顺眼，觉得这家伙老在眼前拍马溜须，太恶心了，多次劝司马曜废了这个小人。

司马曜以前觉得王国宝也可爱，可现在他连司马道子都看不顺眼了，当然更恶心王国宝。只是他做事不干脆，心里虽然气得要死，但却果断不起来，只是自己在一边恶心。

司马道子还有个死党叫袁悦之。他觉得王国宝现在太会混了，前途肯定很光明，是一只潜力股，所以就提前上来巴结，写信给太子司马德宗的老妈，大力赞美王国宝，说国宝的忠心是史上没有的，也是当代办事能力最强悍的，可以大力重用。

他以为这信一上去，王国宝的官职就会直线上升，他本人也跟着飞黄腾达。

哪知，司马曜看到这信之后，马上大骂起来，最后找了个机会，把这个袁悦之拉下去砍了。袁悦之到脑袋掉了，都还不知道是这封信惹的祸。



王国宝却知道。

他立马怕得要死，知道这个事件跟他的那个舅舅有很大的关系，便马上去找司马道子。两人商量了大半天，决定对范宁也来个陷害。王国宝没别的本事，但陷害同事的本领还是很出色的。

虽然范宁是司马曜身边的红人，天天跟在皇帝的后面，可司马曜本身就是一个软蛋，对好人的保护历来缺乏力量。于是，跟很多历史故事一样，忠臣永远斗不过奸臣——范宁终于被迫离开中央，去豫章当了太守。

范宁一走，司马道子觉得自己的反对党就没有了，觉得这个朝廷跟自己的天下没有什么两样了。他一点也不知道，他的哥哥对他的不爽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，只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全是他的人，才不敢对他摊牌。

他以为司马曜还是以前的司马曜。每次跟司马曜喝酒时，不喝得大醉，不发一场酒疯就结束不了饭局。而且每次一喝醉，借着酒疯就全免了君臣之礼。

司马曜更加郁闷。

他想来想去，自己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关键是朝野上下都没有一个自己的人，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培养几个死党，否则以后就没有活路了。

可死党也不好找，而有能力可以办大事的死党更不好找。

司马曜那双对酒色很敏感的眼睛搜寻了大半天，找来找去，觉得王恭和殷仲堪很不错，可以培养一下，就问王雅这两个人算不算人才。

王雅却认为，这两个人名气很大，办事也很严谨，可就是气量太小，当个太平官那是很称职的。如果是处于非常时期，万一发生个什么事件，他们只会添乱。

司马曜说，不会吧？哪有这样的事。

太元十五年（390年）二月初二，司马曜下了个任命书，任命王恭为都督青、兖、幽、并、冀五州诸军事，兼青兖二州的刺史。

他这个任命书才下了没多久，司马道子又顺便提拔了王国宝一下。原

来王恭本来的职务是中书令，他去当了地方牛人之后，这个中书令的位子一直空着，司马道子就让王国宝坐了上去。没几天，又让王国宝当中领军，成为军队的首领之一。

司马曜是晋室南渡以来，在皇帝位子上坐得最久的人，但也是个办事效率很低的人。他老早就想把王恭和殷仲堪放出去当地方牛人，可让王恭过去两个月后，于太元十七年（392年）的十一月初十，才下诏让殷仲堪出任都督荆、益、宁三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。

殷仲堪也是当时的名士，人气一直很高。可现在不是以前，以前大家都被人气榜上的指数弄得迷糊，以为人气指数高的人水平就高，而现在开始现实起来了，知道人气是人气，水平是水平。因此很多人对这个任命就很不看好。

殷仲堪到任之后表现果然很差，对大政方针一点不开窍，一天到晚就要点小聪明，靠忽悠老百姓过日子。

这时，另一个牛人出现了。

这个牛人就是桓温的小儿子桓玄。

因为桓温以前太牛，牛得差点儿把司马氏的招牌砸烂，丢进历史的垃圾桶里，所以，后来朝廷对桓家一直存有戒心，而对这个桓玄就更不敢重用了。

在桓玄还很小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是个大英雄，可是，他越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人家就越不让他出头。直到二十三岁了，才当上太子洗马。这么大的本事，就当个洗马——当然不是真正的洗马，而是太子宫图书管理员，相当于太子宫中的文化站站长。

他当然不想把这个文化站站长当到头发花白的那一天。他想来想去，在这个社会上混，光靠能力是不行的，还得严格遵守那个潜规则。于是打算去走一下司马道子的门路。

那天他进司马道子的门时，司马道子正喝得大醉。有人说，老大，桓玄来看你了。

司马道子睁开眼睛，当着大伙儿的面指着桓玄说：“呵呵，你就是桓



玄？就是桓温的儿子桓玄？我记起来了，你老爸后来想造反，是不是这样啊？”

桓玄一听，吓得当场跪在地上，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，直到退场都不敢说一句话，走到门外，连身体都直不起来了。这才知道，这个官场的潜规则不是每个人都走得通的。他对司马道子恨得要死，一想到这四个字，就恨得咬牙切齿。

后来，桓玄又当上了义兴太守，又觉得这个职务跟自己的水平一点不匹配，就气愤起来，跑回封国去过自己的日子了。

他是他老爸爵位南郡公的继承人，采邑就在荆州。

殷仲堪觉得自己的地盘上有这样的牛人，实在不是件好事。因为，桓家几代人都是荆州的一把手，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大得很，大家对桓家的敬畏，远远超过对殷仲堪的敬畏。

桓玄曾经在殷刺史的面前表演马术，纵骑狂奔，之后，还用长矛指着殷仲堪的咽喉，做了个刺杀的动作，然后哈哈大笑跑开，好像殷仲堪是个活靶子。

中兵参军刘迈直接对桓玄说：“你以为你有马有枪就可以牛了？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以法治国的时代。你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律例知识。”

桓玄一听，脸上全是愤怒。

刘迈看到这个情形，心里很爽，呵呵，你们都怕他，就我跟他对着干，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啊。真理在我手中，我怕什么？

刘迈不怕，但殷仲堪怕得要死，在桓玄离开后，马上叫刘迈连夜狂跑回首都。桓玄果然派出几个人要干掉这个眼里只有律例没有桓玄的家伙，而且在发现刘迈逃跑之后，还在后面猛追。刘迈拼了老命地狂跑，这才保住性命。

不久，胡藩来到荆州，看到桓玄这么嚣张，劝殷仲堪不要让他这么发展下去，最好修理他一下。

可殷仲堪有能力、有胆量修理桓玄吗？

当然，如果是谢玄、朱序这样的人，是不怕桓玄这样的黑社会分子

的。可殷仲堪只不过是王澄之流的人物而已，哪敢有什么动作？

胡藩看到殷仲堪不理自己的话，知道他以后除了后悔，没有别的选择。



固定的冤家

在晋国像堆烂泥一样软弱无力时，北方那些势力还在紧张地厮杀着。他们拼命了这么多年，很多地方都换了几轮老大，而且冤家是谁也越来越明确。

到了这一年，也就是太元十八年（393年），北方那些势力中也有几个进行了换届工作。先是前秦的苻丕，事业越做越小，当了两年的老大后，被部下冯该杀掉。可前秦的大旗仍然不倒，苻坚的族孙苻登又接过苻家的枪，继续打下去。

之后，前秦和后秦就成了固定的冤家，苻、姚两家不断地找对方来练，一直到现在，谁也打不垮谁。

苻登很崇拜苻坚，刚当上皇帝时（他于太元十一年当上皇帝），在军中立了一块苻坚的神位，然后放在车上，把这辆车装修得很豪华，上面插着黄旗，让三百个肌肉发达的武士当这个车的卫士，排场比皇帝的还要壮观。准备打仗时，他就先跑到神位报告：老大，我要出战了！请批准吧！

他带着这辆神车，天天找姚萇报仇，两人打了几个很雷人的战例。

有一次，苻登带着大军包围了姚萇的大营，把姚萇包围得已经很紧张，如果就这么猛攻下去，打死姚萇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。哪知，他却突然下令大军在姚萇的大营四周放声大哭起来。一时间，姚萇的大营“四面大哭，哀声动人”。姚萇一听，他搞什么鬼啊？本来，现在最该哭的是自己啊，他为什么叫士兵们集体大哭？你会哭，难道他的部队就不会哭？好啊，咱们就放下武器，比比看谁哭得更厉害！

于是下令：兄弟们，哭！谁哭得厉害、哭得有创意就奖励谁！

一声令下，三军齐哭。



效果马上出来了，苻登听到姚萇一哭，居然就带着部队跑了。

这么一哭就结束了战斗，这仗打得也太文明了吧？

不但让姚萇感到莫名其妙，就是让后来的人也大跌眼镜。

另一个雷人的战例是姚萇搞出来的。

他跟苻登打了几仗，结果都是大败。他也有点着急，这个苻登好像也不是什么牛人，战斗能力远远比不过自己，为什么就能每仗必胜？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，派人去侦察一下，看看对方到底战前都做了哪些准备，以便知己知彼。

侦察兵很快完成任务，回来报告：“老大，苻登别的没什么反常，只是每次打仗都向苻坚的神位请示。”

姚萇一听，原来是靠苻坚保佑啊。他也想找个老祖宗来保佑，但想来想去，觉得自己的祖宗都不是军事家。而且自己的祖宗也未必像苻坚那么灵验。既然苻坚这么灵验，那我也求他。

于是他也在军中立了苻坚的神位，但他又怕苻坚会怪自己杀了他，就过去恭恭敬敬地对神像说：“苻老大啊，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肯定知道很多硬道理的。我杀你，可不是我的罪过啊。我兄弟本来是要回去复国的，可你却杀了他。后来我杀你，也是为老兄报仇啊。而且，您也曾勉励过我，让我也像您那样，从龙骧将军做起。我现在所做的，全是遵照您生前的指示啊。您不能忘记自己的话吧？老大啊，您就不要跟我计较了，保佑我打个胜仗吧。”

苻登在城楼上看见，心想：天下居然有这样雷人的做法！他便向姚萇大叫：“天下只有你才能做出这么无耻的举动了。呵呵，有本事出来跟我大战三百回合，一决胜负！”

姚萇的底气不足，哪敢说什么话。

双方大战，姚萇不但在战场上被打得满地找牙，而且在半夜鸡叫时，连着发生了几次夜惊，搞得他郁闷不已。他这才知道，自己立苻坚的神像是天下最蠢的事。

如果是其他人做了这件蠢事，他肯定砍掉那颗脑袋，可现在这颗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他当然不能挥刀砍掉，就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苻坚的神像上，把神像的头砍下来，还派人送给苻登。

两个人成了死对头，几年来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较量了许多次，但总是打不出什么新意，一点也不精彩，这让两人更加郁闷。

当时，姚萔虽然很牛，但前秦的基础比他强多了，打着打着，冷不丁又会冒出某个前秦牛人来，在某个地方骚扰一下，这让姚萔很难受。

不过，最后让苻登很受伤的是窦冲的叛变。这个窦冲原来是苻坚的死党，也是前秦的猛人，现在算起来，绝对可以说是前秦国的老一辈革命家。可有时这些人的野心也会膨胀，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大，跟这个官职太不配了，就请苻登封他为天水王。

苻登不同意，现在就封王了，以后再立功封什么给你？而且这种人最容易立功啊。

窦冲就生起气来。于是宣布单干，他不但称王，而且硬是称秦王，存心把苻登气个半死。

这样，西北一带就出现了三个打着“秦”字招牌的集团。为了方便叙述，窦氏政权就称为西秦。

苻登气不过，马上带兵讨伐窦冲。

窦冲虽然很猛，敢于高调宣布与前秦脱钩，但力量实在太过单薄，看到原老板开到，也慌了起来，急忙向姚萔求救。

姚萔一看，拥护苻登的人就是他的敌人，反对苻登的就是他的朋友。因此，就派他的继承人姚兴去攻击苻登的后方基地胡空堡。苻登只得解除了对窦冲的军事行动。

姚萔看到苻登被他搞得跑来跑去，而且自己又多了个得力的同盟，高兴得嘴都笑歪了。

哪知，他才笑了没几天，就得病了。

太元十八年（393年），姚萔带着巨大的疼痛返回长安，然后把几个重要的死党集中了过来，进行权力交接手续，要他们辅佐他的儿子姚兴，把



后秦事业进行到底，然后他的生命也到头了。

苻登听说姚萇死翘翘了，马上哈哈大笑，姚萇一死，姚兴肯定不够他打了。他说：“姚兴小儿，吾将折杖以笞之。”

其实他这话十分错误。因为，姚兴虽然很年轻，但事实上，水平比他的老爸强多了。

姚兴在他老爸死后，知道苻登肯定会跟他过不去，所以，并不急忙公布老爸的死讯，而是紧急做好战斗部署，派尹纬和狄伯出发，去攻击苻登，他知道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与其等敌人过来打他，不如先发制人。

正好苻登也带着大军前来，要把姚兴抓回去。

双方见面就大打出手。这时苻登军的人数庞大，力量很强悍。尹纬守住桥头，硬是不让苻登前进一步。苻登这边阵地缺水，很想冲过去控制那条河，可冲不过尹纬的防线，只几天工夫，前秦大军就有很多人被渴死。

苻登这时仍抱着胜利的幻想，要求大家继续猛烈进攻。

姚兴听说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，就派人通知尹纬，现在敌人殊死抵抗，一定要小心对待。

尹纬大声说：“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还小心对待？老大刚刚死掉，大家的情绪都还没有稳定。如果被他们攻过这个地方，咱们的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咱只能玩命了！”

尹纬带着部队跟秦军来个硬碰硬，把苻登打得大败。更让苻登叫苦的是，半夜里，士兵们觉得在这里天天玩命，还没有水喝，就都集体逃跑了。

苻登不能叫停，最后也只得向广大子弟兵们学习，单枪匹马逃了回去。

更要命的是，他的那个儿子苻崇听说老爸在前方已经把带去的本钱花光，怕敌人猛打上来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放弃根据地逃跑了。

苻登跑回来时，才知道根据地没有了，只得大叫倒霉，再次逃跑，一路收拾残兵，逃到马毛山，过上了山大王的生活。

当然，他并不愿从此以后把山大王当成自己的职业。他派他的儿子苻崇去当西秦国的人质，又与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搞好关系，请他们出兵帮他渡过难关。